



一檄雄文千秋著^(上)

□黄俊生



武勤王的日子……

对大唐王朝来说,684年是朝野上下暗流涌动、激荡不安的一年。正月初一,中宗李显即位,当了不到40天皇帝,就被他母亲武则天赶下御座,原因是李显要把侍中这个重要位置封给他老丈人韦玄贞,宰相裴炎极力阻止,李显怒道:别说一个侍中,我就是把天下让给韦玄贞,又有什么不可以!这话传到武则天耳朵里,武后大为不满,这皇帝显然不成熟嘛!于是,下令废掉中宗帝位,贬为庐陵王。李显不服气:我犯了什么罪?武后厉声喝道: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,何得无罪!武后遂立最小儿子李旦为帝,是为睿宗。李旦虽为皇帝,但却居于别殿,不参与政事,一切政事皆取决于太后,是名副其实的儿皇帝。

忽然,

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与叱喝声打

破沉寂的夜空,一队身着木甲或布甲的唐朝士兵,在一排陪戎校尉的吆喝下,呼啸着朝一处冒着火光的盐灶扑过去,士兵后面是十数个手持戒尺和铁索的海陵县衙役。不一会儿,盐灶那里传来阵阵欢呼声:“逮着了,逮着了,朝廷钦犯骆宾王被逮着了!”

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清瘦者在士兵

与衙役的推推搡搡下,回到乡道,吵吵嚷

嚷地消失在远处,白水汤重又归复寂静。

好久,

芦苇荡里窸窸窣窣,钻出一位

文士装扮的老者,老者浑身冻僵,被芦叶割出一条条血痕的脸上,满是惶惧之色。他朝官军与衙役远去的方向瞭望,一声叹息哽在喉咙,又咽了回去。只有他知道,真正的骆宾王就在这里,那倒霉的“西贝货”,只不过是官军聊以塞责的替罪羊。

一阵寒风吹过,

他打了个哆嗦,连忙

把绽露破絮的夹袍紧了紧,正了正头上竹笠,朝盐灶相反处的破败小寺庙走去,那里是他暂栖之地,官兵把“自己”逮去了,这里应该暂时安全。

盐灶的火光闪烁不定,把他长长的身影投射在小道上,飘忽忽,影影绰绰,他一步一步向前走,似乎走回到他与徐敬业讨

李敬业本姓徐,其祖父就是《隋唐演义》里神仙般的人物徐茂公。徐茂公又叫徐懋功,名世勣,因功被唐高祖李渊赐姓李,改叫李世勣,后来因避李世民讳,取单名勣,所以,史书上出现的李勣、徐勣、李世勣、徐世勣、李茂公、徐茂公这些名字,都是一个人。徐敬业年轻的时候,并不受祖父待见,徐茂公觉得这个孙子是招惹是非的主,恐遗祸子孙,就想除掉他。一次,徐敬业跟随祖父去打猎,徐茂公吩咐孙子到前面树林里查探猎物,一等徐敬业钻进树林,徐茂公就下令放火。徐敬业也是个狠人,见无处可逃,便将坐骑刺死,剖开马腹,掏出内脏,藏身马腹,虽然几乎被火烤熟,但总算逃过一死。士兵在清理火场时,徐敬业突然从马腹里爬出来,吓了大家一跳。徐茂公见状,长长叹了口气:徐家将来会定会断送在这小子手上。

此言不幸被徐茂公说中。正当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,广开告密之门,朝野人心浮动之际,徐敬业纠集一批心怀不满的贬官到扬州,策划反武。这些贬官中,就有骆宾王。骆宾王七岁便有诗名,一首“鹅,鹅,鹅,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,红掌拨清波”天下闻名,妇孺皆知,在文坛上与王勃、卢照邻、杨炯合称“初唐四杰”。骆宾王的仕途坎坎坷坷,跌跌撞撞,661年被道王李元庆聘为幕僚,684年被徐敬业聘为幕府,中间的20多年中,所任多是一些低级文秘官吏,还被诬陷入狱,胸中早郁积了很多悲愤和不满,这种悲愤与不满,一旦找到了发泄口,自然而然要爆发。聚首扬州的几个人中,英国公徐敬业由眉州刺

史贬为柳州司马,他的弟弟徐敬献也被贬谪,给事中唐之奇被贬为括苍令,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被贬为黔令,御史魏思温被贬为盈州刺史,而骆宾王则由从六品的侍御史被贬为几乎不入流的临海丞。相同的境遇,相同的怨气,让他们走到一起。

骆宾王是名重唐朝的大诗人,然而,把他声名推上巅峰的作品,却是替徐敬业代笔的《讨武曌檄》,文章文采斐然,气势非凡,慷慨激昂,荡气回肠,极有号召力与煽动性,连武则天读了也拍案叫绝,惊问作者是谁,感叹地说:“有如此才,而使之沦落不偶,宰相之过也!”

言为心声。骆宾王能写出《讨武曌檄》这等字里行间的文章,并非全凭才气,也并非一时意气,应该说,他就是这么想的,这么看的,这么认为的。文人自古都重视忠义节操,一个“忠”字,就是他们人仕为官最根本的圭臬。虽然骆宾王一生没当过大官,甚至为人处世太过于拘谨,太讲究气节,得罪了不少人,下过狱,临了还被贬到临海当个仰人鼻息的吏,但他忠于李唐王朝的初心未改,因而对“伪临朝武氏者”相当不满,所以才与徐敬业一拍即合,所以才凭借一股忠勇之气,一挥而就这流传千年的讨伐檄文。

《南史》连载 第六章 曲项高歌:骆宾王隐踪之谜

丝路花语

□黄步千

濠滨射虎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^(四十)

居高晚凝结,空山幽倍加(三字获奖科学家一)屠呦呦

作者:张强 评析:陈良庆

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,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为其姓名谋制谜面是谜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但因姓名特别,制一合适谜面亦非易事,有一定难度。会意法配面难以出彩,用离合法是最佳选择,本谜便是成功的范例。

面句所描绘的是一幅傍晚山景图,表现的是一种专注神情。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,站在高处观望山景,注意力特别集中,那远处的山景加倍的秀美,令人流连忘返。但写景只是表象,猜谜才是实质。面分两句,前猜姓,后猜名,安排有条不紊。居高方位法扣“尸”,显而易见;晚凝结,用的是方位法,则有些曲折委婉了。晚指方位最后、后面,凝结指结,表固定。那么,结字之晚取者,尸与者组合成科学家的姓“屠”,扣合稳妥、准确而生动。后句需按“空山幽+倍加”顿读。空在此作欠缺解,“幽”作为主体取舍,其山之形消去,则可余下两个么,倍加即加倍,表加字翻一番,即两个口和力,口、么、力可组成“呦”字;两个口、么、力组合恰是科学家的名“呦呦”,扣合灵活、精当。

总之,本谜构思精巧,独具匠心,面句意境优美,别出心裁;组底手法奇妙,技巧高超,不愧为佳作。
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通谚撷趣

舅舅理

□黄步千

舅舅理:公亲中舅舅为大,他的话对与错都得听。

舅舅的匣子,外甥的份子:舅舅的财产少不了外甥的份,是说舅舅情深。

腻赌:好赌,上瘾。

腻丽:好丽,长时间不醒。

腻玩:有得玩,不息手。

腻头落尾、头尾落尾:心不在焉,注意力不集中,缺乏责任心。

日里跑四方,夜里补裤裆:事情安排不当,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。

日大糊:应付,混日子。

疑三惑四:疑惑不定。

季拐子:左撇子。

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:借人的不及时还,出现信任危机下次就借不到。

有风就是雨:臆想,凭据不足。

有力长发,无力长甲:身体状况随年龄而变,无大碍。

江海风物

绿阴冉冉立夏到

□孙同林

谷雨带着一身芬芳前脚刚走,初夏就跟着匆匆而来,和夏天一道来的,还有那蓝天上流动的白云、大地上翻滚的麦浪,以及风中捎来的百花的一股股浓郁馨香。

“夏”有“大”的含义,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长大。古时候,人们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,古代帝王们要在这一天举行“迎夏”仪式,君臣一律穿朱色礼服,佩朱色玉佩,连马匹、车旗都要朱红色的,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美好的愿望,此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,形成风俗。

立夏过后,气温明显上升,蝴蝶在乡野上翩翩起舞,让绽放的花朵神采飞扬,小麦开始拔节抽穗,油菜花谢成葵,农谚说:“豌豆到立夏,一夜多一杈”,夏收作物的收成几成定局,所以农谚有“立夏看夏”一说。望着即将成熟的庄稼地,农人们回味着播种和培管过程的艰辛,享受着丰收在望的快乐。

立夏有三候:“一候蝼蝈鸣,二候蚯蚓出,三候王瓜生。”意思是说这一节气中首先可听到蝼蛄在田间鸣叫,接着可以看到蚯蚓掘土,然后王瓜的蔓藤开始快速攀爬生长。

如东民间立夏的习俗比较多,主要有迎夏、尝新、斗蛋、称人、吃立夏饭和吃煮甜菜等等。

立夏日,大人在孩子胸前挂一只鸭蛋,据说因为“鸭”与“压”谐音,可压住病毒,保孩子一夏平安;民间还有另一种说法,夏天小孩子都喜欢下河,胸前挂鸭蛋,就是希望孩子像会游泳的鸭子一样,有祈福平安的意思。

立夏日午饭后,人们聚集到一个场院,悬起一杆大秤,秤钩上挂一只大筐,大伙儿一个个坐在筐子里“过磅”。称小孩的时候有讲究,即秤砣绳子不可向内抹,而要向外抹,意思是这样才能保证孩子健康成长。小孩子称完了,往往在大门后郑重地记下重量,以便来年立夏再称时查看增重情况。相传立夏称人能保不疰夏。

吃“立夏饭”预示着五谷丰登。旧时的“立夏饭”是用黑豆、黄豆、绿豆、豇豆、青豆等五色豆拌上白粳米煮成的“五色饭”,后来人们嫌麻烦,加之贫困时很难凑齐五色豆子,干脆在做饭时直接放一些小米、豆子、花生、萝卜丁、青菜等,再加上少许的盐,做出一种比稀饭稠、比干饭稀的饭,称作“五香粥”。后来,因为“立夏饭”经常吃,“立夏饭”与立夏之间的联系就渐渐淡了。

立夏吃甜菜好像找不到什么说法。甜菜是乡间的一种蔬菜,味道不一定甜,有青绿带点浅白色的,也有紫红色的几个品种,立夏时的甜菜叶长得特别肥硕,正是吃的季节。甜菜烧豆腐是当年农家立夏吃得最多的食物。

“立夏见三新”是如东乡间的传统,意思是立夏要吃三种新果品。乡下的孩子把吃桑葚也作为一项,他们选择一棵果实结得多的桑树爬上去吃个饱,一个个吃成“黑嘴”,却还要在大人的面前隐瞒:我没吃。

立夏这天,坐门槛是被禁止的。据说,坐了门槛,容易疰夏,腰酸腿疼。那时农家的凳子不多,门槛便成了经常落座的地方。为了限制孩子们坐门槛,大人编了好笑又怪异的顺口溜以讽刺坐门槛的习惯。

立夏十八朝,早麦朝上挑。从《诗经》到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明清词话,节气和习俗就这样缓缓走来,它关乎着农事和民情,关乎着人们的饥饱和哭笑。

立夏的规矩和习俗,随着时代的变迁,正在逐渐淡化、消失。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却觉得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竟然能够氤氲心灵,丰润灵魂。

习俗杂谈

我家住的元宝屋

□泰和

五十年前,我家住的是元宝屋。那些年,我们生产队除一户李姓人家住两间泥墙的小瓦屋,其余人家都是泥墙草屋,且近一半人家住的元宝屋,还有两户人家住“顶头虎”。顶头虎就是一间正屋,外加一间“披儿”,在正屋的顶头开门,从前面一看,似伏着的老虎。

那年头,我们队28户人家,130多口人。住元宝屋的人家,我清楚地记得,从东到西依次为:李炳贵家、李德胜家、程继任家、程继盛家(我家)、缪三宽家、徐明来家、徐明胜家、曹长余家、李炳明家、李炳厚家、杨万富家(杨家有两幢元宝屋)。住顶头虎的是程继盛家、徐明来家。这些住元宝屋、顶头虎的人家,成分也不一定很低,有的是中农,乃至上中农。譬如,杨家住在两幢元宝屋,解放前家中还有大型灌溉用具——“车篷”。

元宝屋,听起来名称很好听,但结构很简单,外形似趴伏的元宝。我们队的元宝屋,均为泥墙草屋(外地也有泥墙瓦屋或砖墙瓦屋的)。大一点的元宝屋,堂屋进深为丈四六(一丈四尺六寸);小一点的为丈二六(一丈二尺六寸)。高度多为五尺,稍高一点的五尺八(五尺八寸),身高一米六以上的人进屋都要弯着腰。元宝屋的中间为堂屋(主屋),两根中柱,四根壁柱(也称“童柱”)。两根中柱一般贴红纸对联“一勤天下无难事,百忍堂中有太和”;壁柱上贴“天高无忌”“地厚无忌”“阴阳无忌”“日月无忌”。堂屋上架五根或三根横梁。正梁上贴着3个大福字。堂屋两边的房间即是下行的“披儿”,即在主横梁的两端,各加两根小横梁,八字形分开,垂斜向四角,用短壁柱支撑,便成了堂屋两边的各一小间。横梁上架稀木椽或竹椽,盖上芦柴旺,旺上略抹烂泥,拍上茅草或小麦秸。过去,农村人家大多住的草屋,故草匠(又称“拍屋匠”)也特别多,我们队就有七八个草匠。元宝屋的四周用泥土拌和后堆砌成泥土墙,土墙前正中开门,讲究点的人家大门两边屋檐下也装有阔子门,还有极少数人家大门外边还有腰门。两房朝前开洞装简易的木窗。屋内用芦柴旺烧将堂屋与两小间隔开,东边一间为灶间,石磨及农具等放在灶间里,老人的房间也在灶间。西边一间为正儿八经的卧室。这就是一家农户的全部住房。元宝屋,冬天暖和夏天热,做饭时满屋都是烟。夏秋季节,如遇龙卷风袭击,时常被大风刮去麦草。冬天干旱,尤其是腊月蒸馒头、蒸糕,时常有人不小心引起火灾,抢救及时的,损失不大;抢救不及时的,常常寸草不留,倾家荡产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农村大搞方整化,土地连成片,住宅地沿河排成线,原先住元宝屋的农户搬到了新宅地,陆续盖了新的草房或瓦房,元宝屋在农村基本消失了。

也许是社会发展太快了,也许是水泥钢筋、玻璃幕墙见多了,现在的人们对青砖小瓦、木质门窗有好感,喜欢那些曾经充满烟火气、人情味的地方。

姜灶老街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地方,走进姜灶老街,便觉走进另一方天地。老街由碎石子和青砖铺成,踩着那精心铺成花纹的街道漫步,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。岁月的雨水将青砖冲出一条条细密的沟纹;浅浅的洼痕留着上世纪人群踩下的脚印,雨点有节奏的溅落声,仿佛是老街上诗人画家们吟诗作赋户外踏青归来的“嘚嘚”马蹄声或学子们孜孜不倦的吟诵声。不知疲倦的阳光,把老街的门窗晒得斑驳陆离,有人将它重新油漆,成了老街的亮点。现在的老街太安静了,静得可以清晰地感知风从树梢上来到身边,又往巷子里去的路径。

姜灶老街,过去有公社革委会、有信用社、有饭馆和面店、有大会堂,有照相馆,有商店,不远处还有一所千人左右的老牌完中。因为公社革委会需要停军用吉普,所以老街略宽些。街上是人声鼎沸,摩肩接踵,姜灶有名望的人,时常出现在这条街上,姜灶最靓的衣服、最帅的发型肯定在这条街上产生。许多人跑了好几里路,到这条街上购物,不少俊男倩女,在这条街上说说笑笑地走过,微笑的面容、爽朗的笑声会感染很多人。

姜灶老街不仅有一横二纵三条主街,还有延伸出去的许多弄堂,好几条弄堂看起来颇相似,商贩们常常转不出去,人称“磨盘街”。我向一条弄堂瞧去,几间半旧不新的房屋大都院门紧闭,只能听见院内猫或狗的叫声,或是看见墙角几株菊花在风里摇摆。不经意间,或许就有一幢名建筑或几棵笔直高大的水杉树闪现在眼前,如杨家弄的陆家老宅,又名陆裕泰布庄,坐北朝南,清代中后期建成,正屋7开间抬梁式砖木结构,屋顶为硬山式,结构

姜灶老街

□刘伯毅

办的大生三厂,几十万两白银,还追随张謇做农垦和公益事业,他的儿子章山民娶了张謇的侄孙女张孝媛,续写了姜灶老街的辉煌和传奇。

姜灶老街人杰地灵,当然得益于姜灶港。姜灶港这个地名,包含了“灶”和“港”两层含意。姜灶先民最初的生产活动也是从“煮海为盐”开始的,从各地辗转至此的“流民”在苍茫的海边,以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,将苦涩的海水制成甲天下淮的盐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盐赋在国家赋税中占了半壁江山,而南通的盐赋又占全国盐赋的三分之一,其中也有姜姓盐民垦灶煮盐的功劳。据南通方言研究专家研究,取地名的“港”有两层意思,一为港口,二为河流纵横,说明姜灶港一向商品丰富,贸易量大,流动人口多,视野开阔,取水方便,适宜居住,章维善在姜灶港就有自家码头和自家运输布匹的船队,帆起帆落很是壮观,船队主要往返于上海和姜灶之间。同时河网密布,芦苇摇曳,波光粼粼。总之,是“灶”和“港”的吃苦和勤劳精神,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姜灶人,努力前行,开拓进取,让昔日的姜灶镇成为南通经济强镇,为今日“中国南通家纺城”增光添彩。

世事沧桑,现在的姜灶老街外观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子,和老街旁边车水马龙热闹嘈杂的现代世界不协调,和川姜这块经济热土不大相称。走在老街上,可以看到有些房屋的外观有了新的改造,可是因为房屋相连改动有限,但房屋的内部结构多数有了大的变化,进行了装修和改造。生活在老街上的人,也在默默追求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,他们平静地生活在这儿,伴着老街,淡淡地迎着日出送走夕阳。